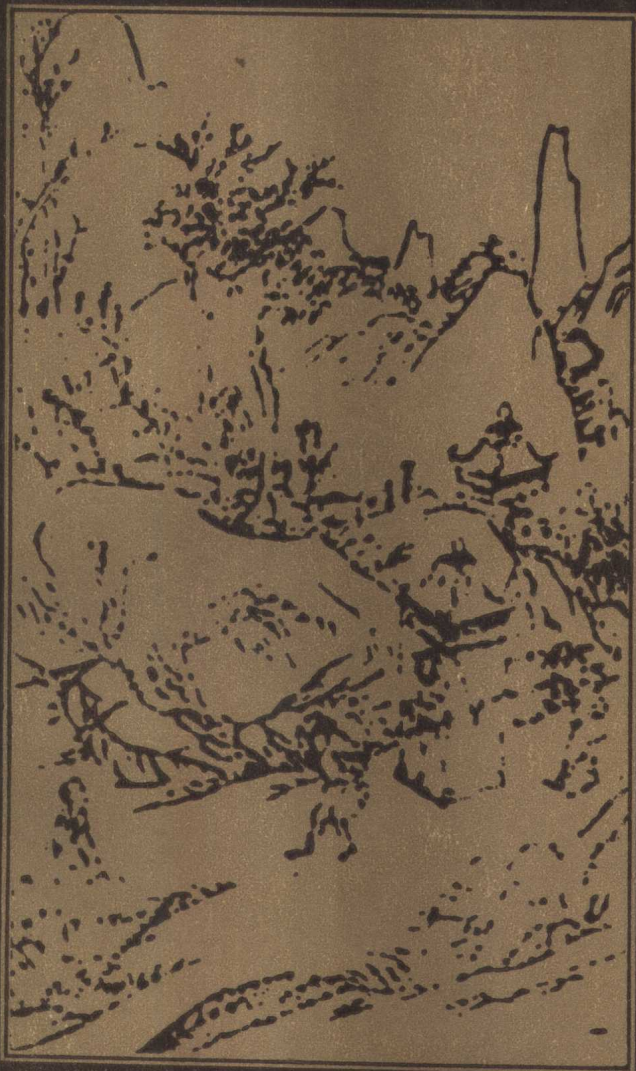


明清中篇小说选

选 刘莲丽
注



浙江文艺出版社



2 034 2035 1

刘莲丽选注

明清中篇小说选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梁 珊
责任编辑 萧欣桥

明清中篇小说选 刘莲丽选注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浙江淳安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625 插页2 字数456,000 印数00,001-74,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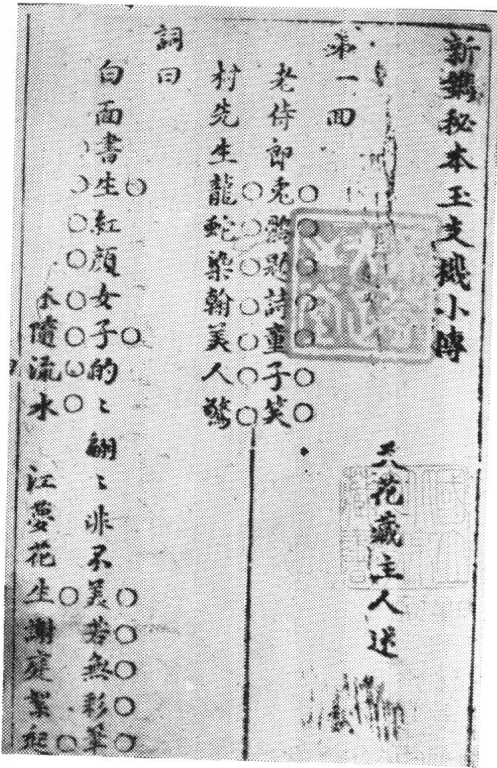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0317·197 定 价： 3.15 元



《鸳鸯针》卷一第四回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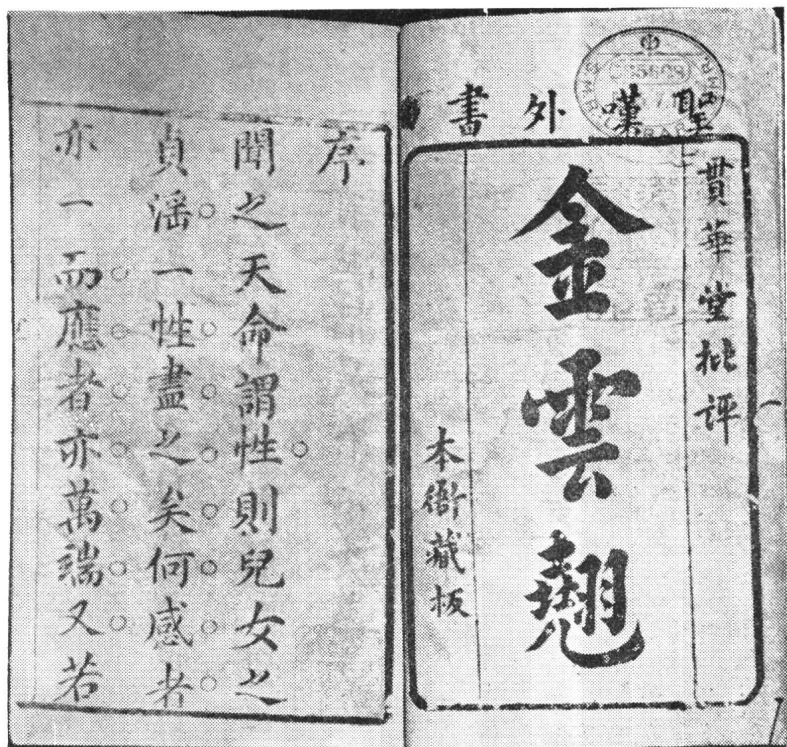
607m (3/22)

明末刊本《玉支机小传》书影



清华文堂刊本《玉支机》书影





清刊本《金云翹》书影

新野史 簇

現身說法者評

世無匹

五倫全備

金闈黃金屋梓

世無匹題辭

古君子得志于時。翱翔皇路。贊廟謨而脩明國典。名聞于當時。譽施于後世。幸矣。設不幸而齋志以老。泉石烟霞。為僚友君臣。

清金闈黃金屋刊本《世无匹》书影

前 言

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中篇小说这一形式很少为人所注意。建国三十多年来，古典小说研究界没有一篇文章专门谈论这个问题，致使创作界、理论界不少同志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中篇小说^①。

其实，中国古代小说中是有中篇小说这一形式的。已故的郑振铎先生早在五十年前就已谈过中国古代中篇小说的发展及演化^②，近年新出版的胡士莹先生的大著《话本小说概论》的有关章节，也涉及到这个问题^③。原来，在现代文艺理论兴起之前，中国古代小说中是没有中篇这一说的，连短篇、长篇之说也没有。那时只有笔记、传奇、话本、平话、章回小说等名目，所谓短篇、长篇以及中篇的分类是西方文艺理论输入中国之后的事。郑振铎先生把西方文艺理论用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提出中国古代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之间的一种不长不短的小说”，并具体定为“其篇幅大都是在八回到三十二回之间”；胡士莹先生的意见是“大抵自八回至二十回不等”；当代文艺理论家阎纲同志认为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我国中篇小说的最佳范本，并认为“中篇小说的字数，应大体在三万以上，十万以下”^④。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文艺理论家的这些意见对于我们认识中篇小说，特别是中国古代中篇小说很有帮助。

回顾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有两个脉络可寻，一是文言小说，唐传奇标志着它的成熟，《聊斋志异》是它的高峰；一是白话小说，宋元话本标志着它的成熟，明清章回小说是它的高峰。而在这两个系统中，都有为数不少的中篇小说。唐代张鷟的《游仙窟》是唐传奇中比较早的一篇，根据它的规模、故事和人物，可算是最早的中篇小说，其后宋传奇《杨太真外传》、明传奇《娇红传》、《钟情丽集》乃至清代文言小说《燕山外史》等等，都属于这个系统。在白话小说系统中，几乎在短篇话本产生的同时，即已有从短篇向中篇发展的趋势，如宋人话本《碾玉观音》分上下篇，《西山一窟鬼》曾“变做十数回跷蹊作怪的小说”，而且其中有些小说在当时（或以后）即以单行本印行^⑤，如果没有一定的份量，是很难成册的。至于明代的拟话本，从现在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其规模格局接近中篇小说者亦为数不少，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张廷秀逃生救父》等。《卖油郎独占花魁》在日本有两种单行译本，一为《通俗赤绳奇缘》，一为《通俗绣像新裁绮史》，前者将其分为八节，后者将其分成八回，且每回回目都是对偶排句^⑥，俨然是一个中篇。稍后的《鼓掌绝尘》、《鸳鸯针》、《人中画》等小说专集，其中所收小说，少则二、三万字，多则五、六万言，则更贴近甚至已经成为中篇小说。从明代的嘉靖、万历，到清代的乾隆、嘉庆，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全盛期，其间也产生了大量的中篇小说，神怪小说如《钱塘渔隐济颠语录》、《西游补》等，讽刺小说如《钟馗全传》、《常言道》等，社会人情小说如《金云翘传》、《世无匹》等，“才子佳人”小说如《玉支机小传》、《平山冷燕》、《好逑传》等等，都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产生的，其中以“才子佳人”小说

为最多。可惜这些小说思想艺术成就都不很高，在中国小说史上没有留下太大的影响。

但这不等于说这些小说没有存在价值和可读性。即如本书所选的几篇，从文学反映生活，思想倾向，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来考察，就各有其不同程度的成就。

《金云翘传》可以说是明清中篇小说中的佼佼者。它的命名，跟《金瓶梅》一样，是由书中三个人物金重、王翠云、王翠翘的名字各取一字合成的。这篇小说表面上是写婚姻爱情的，实际上是以王翠翘、金重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把婚姻爱情与社会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封建官府的敲诈勒索，地痞流氓的无恶不作，社会渣滓的贪狠恶毒，以及官军的腐败无能，总兵的阴险毒辣等，特别是写出了这些封建恶势力对于王翠翘的摧残、蹂躏和迫害，从而塑造了一个被压在封建社会最低层的下层妇女的悲剧形象，并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同情被压迫者的进步立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通过王翠翘这一形象，对封建社会的贞节观提出了大胆的挑战。王翠翘沦为娼妓、婢女、侍妾，可谓卑贱极矣，但在作者的笔下，读者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十分圣洁的灵魂。她象一朵亭亭玉立的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作者还通过书中另一个人物金重之口，理直气壮地申述了自己对于贞节问题的看法：“大凡女子之贞洁，有以不失身为贞洁者，亦有以辱身为贞洁者，盖有常有便也。夫人之辱身是遭变而行孝也，虽屈于污泥而不染。……玉遭玷而不瑕，香愈焚而愈烈矣。”在大倡程朱理学的明清时代，作者能有这样的思想认识，不能不说是封建伦理道德的一种挑战，无疑具有鲜明的进步性和战斗性。

《金云翘传》的人物塑造比较成功，特别是对于主要人物王翠翘的塑造。我们只要对比一下她的两次被赚为娼时的表现，即能强烈地感觉到她的思想性格在残酷的生活磨难中是发生了多么明显的变化。作者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及其发展变化，把王翠翘这一形象塑造得真切感人，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其他如宦氏的形象，写得也很有性格，作者通过她敲掉传信家奴的门牙，不动声色地与丈夫周旋和设计劫持王翠翘，以及猫儿戏鼠似地玩弄折磨束生和王翠翘等典型情节、场面和细节，活龙活现地刻画了一个“大怒不形于色，大喜不见于形”的嫉妒、阴险、狠毒的女奸雄的形象。

由于《金云翘传》的故事基础和人物塑造都比较好，所以不久即被越南古典作家阮攸改编再创作作为越南韵文体小说《断肠新声》（亦名《金云翘传》或《金云翘新传》），并被誉为越南的《红楼梦》，对越南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玉支机》基本属于“才子佳人”类小说，但它并不象一般“才子佳人”小说那样落套。作品描写一位聪明美丽而又富于机变的少女管青眉，为保卫自己与清寒书生长孙无忝的美好婚姻，与吏部尚书住在家乡的公子、恶少卜世仁及其帮凶强之良，展开了一场场机智果敢的斗争，并终于以其非凡的智慧和胆略，战胜对手，与长孙无忝结成美满的婚姻。管青眉是归老林下的宦家之女，作者却赋予她以平民女子的大胆、机警、富有智慧、善于斗争等性格特点，使作品更富有社会意义。

《玉支机》的艺术特色是构思巧妙，情节迭宕，饶有风趣，富于喜剧色彩。如第六回《慧女心灵用假聘消真祸·奸人计拙装暗鬼哄明人》、第十回《卜公子使势老拳头送客·

管小姐弄巧小乞儿救人》、第十三回《恶朋友丧心谋挑唆蠢汉·俏佳人苦肉计吓杀痴人》等，都是大起大落、跌宕多姿、妙趣横生、令人捧腹的极为难得的精彩情节。

《世无匹》是清代前期的作品。过去的小说分类都把它归于社会人情类，实际上它已具有清代早期侠义小说的因素。作品通过干白虹与陈与权的强烈对比描写，歌颂了前者的救人危难、仗义疏财的义胆侠肠，鞭挞了后者的忘恩负义、人面兽心的卑鄙灵魂。关于这篇小说的社会意义，学憨主人在《〈世无匹〉题辞》中说：“请观其命名曰《世无匹》，标其人干白虹，彼其寄托，已约略可睹矣。……有干白虹，而天下事何不可为；有干白虹，天下正复多事，赖有恩怨释然。”又说：“即书中伦常交至，祸福感召，又能惩创遗志，感发善心，殊有风人之旨寓乎间。”换言之，作者即是通过塑造理想人物干白虹，和表现“伦常交至，祸福感召”的主题来使自己的作品“有裨于世道人心”的。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正是宋明以来我国古代小说的一个优良传统。

《鸳鸯针》的命名是借用元好问“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的诗句，以给名利场中人痛下针砭的^①。这是一部介于短篇与中篇的小说专集，过去都把它视为短篇。但其中所收四篇小说，都在三万字之上，即都超过了公认为标准中篇的《阿Q正传》，这次选入本书，也算是一种争鸣吧。选入本书的这篇小说通过秀才徐鹏子的仕途坎坷，特别是丁全的科考行贿，连买连中，揭露了明末科场、官场的极度腐败。《鸳鸯针》卷三还有一篇相类题材的小说《真文章从来波折·假面目占尽风骚》，其中对于假文士卜亨的讽刺鞭挞更为辛辣。这两篇小说都是儒林小说，但比《儒林外史》早出一个世纪，可谓开了《儒林外史》的先河。

总之，收入本书的四篇小说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并各自在不同的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艺术成就。但也毋庸讳言，由于时代、阶级和作家艺术修养的局限，这些小说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存在着一些缺陷。在思想内容方面，《金云翘传》虽表现并寄同情于一个风尘女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封建的贞操观念，但整个看来，小说中忠孝节义的气蕴仍然比较浓重，作者一面振振有词地为王翠翘的遭受玷污洗雪耻辱，一面又羞羞答答地使她最后在金重面前直不起腰来，表现了作者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也还有认识上的矛盾。此外，小说时隐时现地笼罩着一层宿命论的薄雾，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作品的现实性。《玉支机》跟其他“才子佳人”小说一样，反映生活不够扎实深刻，小说最后所赞美的一夫双妻制，显然是一种封建落后意识的表现。《鸳鸯针》（卷一）、《世无匹》结尾都调和矛盾，宣扬以德报怨，也是不可取的。在艺术表现方面，《鸳鸯针》（卷一）、《世无匹》的构思都比较简率，尤其是《世无匹》，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玉支机》的人为痕迹也比较明显；《玉支机》、《金云翘传》的语言也有些半文半白，不够流利生动，特别是人物语言，大都缺乏个性。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和损害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

关于这几篇小说的作者和版本：《鸳鸯针》原题华阳散人编辑，蚓天居士批阅。在明清小说中，凡题署某某编辑、编次、编述或述者均为某某撰著之意。据王汝梅同志考证^⑥，作者华阳散人即明末清初吴拱宸。拱宸字襄宗，江苏丹徒人，约生于明万历末年，卒于清康熙初年，为明末遗民，终老茅山。《鸳鸯针》全名《拾珥楼新镌绣像小说鸳鸯

针》（原刻本误“拾耳楼”为“抬耳楼”），共四卷，现仅存一卷，藏大连图书馆。孙楷第先生定为晚明作品^⑩。大连图书馆别有《一枕奇》二卷，实即《鸳鸯针》之第一、二卷；《双剑雪》二卷，实即《鸳鸯针》之第三、四卷。故全书尚幸存全璧。本书所选之卷一即据大连藏本。

《玉支机》原书名为《玉支矶》，题天花藏主人述，步月主人订，清初华文堂刊本，藏大连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明刊本《新镌秘本玉支机小传》（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误“机”为“玗”），惜只存前十六回；另有《玉支矶传》，清咸丰八年厦门多文斋刊本，其中删削了不少诗词赘语，实为节本。此外据孙目载，还有醉花楼刊本，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惜未见。作者天花藏主人，即为《梁武帝西来演义》、《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人间乐》、《玉娇梨》、《平山冷燕》、《两交婚小传》等书的作者，为明末清初的一位多产的小说家，但由于材料缺乏，至今尚无法考定其为何许人。按《玉支机》第五回、第十四回都曾讲到玉支机之名即由天河织女支机石而来，而原书“矶”则为水边突出之巨石，“玉支矶”三字实不通，可见北大明刊本《玉支机小传》是对的。本书所选以华文堂本为底本，特校以北大明刊本，并据明刊本将原书“矶”改正为“机”。华文堂本第十八回原缺两页四面，今用多文斋本补齐。原书目次与内文回目不尽一致，现据内文回目统一之。

《金云翘传》全称《贯华堂评论金云翘传》，题青心才人编次，首有天花藏主人序，清初刻本，藏大连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啸花轩本，为后出删节本。此外，日本内阁文库、东京帝大文学部还各藏一部，与大连藏本为一系统；浅草书屋藏前四回残本，与北图删节本为一系统，均未见。作

者青心才人无考，可能与天花藏主人同时而稍后。本书所选以大连藏本为底本，并在少数地方参校了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重排本。

《世无匹》全称《新刻世无匹奇传》，题古吴娥川主人编次，古吴青门逸史点评，金阊黄金屋刻本，藏大连图书馆。据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载，日本仓石武四郎还藏有一部。另路工、谭天二先生合编的《古本平话小说集》亦选有此篇，题本衙藏版，为删节本，显系后出，但编者定为“清康熙年间（一六七〇年左右）刻本”，似可商榷。此外，齐如山氏曾私藏一残本，后归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本书第一回书名下原署“生花梦二集”。按《生花梦》“内容衍述清康熙九年庚戌苏州康梦庚与贡氏及冯氏姻缘故事”^⑩，首有癸丑青门逸史序^⑪，癸丑为清康熙十二年、雍正十一年、乾隆五十八年……，齐如山、吴晓铃先生则把癸丑定为康熙十二年，故齐谓“主人为康熙间人”，吴谓“序文作于康熙十二年癸丑，则真所谓当代题材也”。按照一般情理，发生在康熙九年的事是不可能在二、三年内指名道姓地写进小说的，况且被写对象、作者、书坊都在苏州，个中道理勿言自明。所以，这癸丑不可能是康熙十二年（即公元一六七〇年），而只能是在以后的若干年。至于是雍正十一年还是乾隆五十八年，尚不便贸然而定。又大连藏本《世无匹》全称《新刻世无匹奇传》，封面眉题“簇新野史”，可见此书为金阊黄金屋第一次刻印。况且迄今为止也从未见有任何簿录家著录比黄金屋更早的刻本。金阊黄金屋是乾、嘉年间苏州的一家有名的书坊，据此，《生花梦》刊刻的年代较大的可能是在乾隆年间，而作为《生花梦》二集的《世无匹》更不能在此之前。本书所选据大连藏本，个别地方也参

校了《古本平话小说集》删节本。

本书所选四种小说，基本原文照录，只是改正了个别明显的错字，并删节了几处不适宜一般读者阅读或与作品毫不相干的赘语，删节之处均有说明。作为一种普通读本，这种处置方法是可取的。

刘莲丽同志是我二十年前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在大学期间，她于古典文学用力最勤，以后长期从事戏剧和语言教学工作。这次选注本书，她工作态度认真，加之张清常先生的帮助，所以书稿从点校到注释都做得比较精审，我读后获益非浅。她委托我为本书写篇前言，我自觉力所不及，但又义不容辞，仅勉强写下以上数纸，聊以塞责，其粗疏谩陋自不待言，敬祈方家慷慨教之。

萧欣桥

一九八四年秋于杭州

①④见孙犁《关于中篇小说》（《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阎纲《中篇小说形式谈》（1982年9月9日《光明日报》）等。

②见郑著《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载《学生杂志》第十七卷第一号。

③见《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一章第五节《拟话本的繁兴和发展》。

⑤见《宝文堂书目》卷中、《也是园书目》第十卷。

⑥见盐谷温著《中国文学概论讲话》附录《论明之小说〈三言〉及其他》。

⑦见独醒道人《〈鸳鸯针〉序》。

⑧王汝梅：《〈鸳鸯针〉及其作者初探》，载《明清小说论丛》（第一辑）。

⑨见孙著《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

⑩见齐如山撰、吴晓铃辑《哈佛大学所藏高阳齐氏百舍斋善本小说跋尾》，载《明清小说论丛》（第一辑）。

⑪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按孙目凡有年号之处均一一标出，此处只标有甲子纪年，而无年号，所谓康熙云云，为齐、吴二先生判定。